浜里的苦楝树

■吴建昌

叶繁茂,是夏天午后乘凉的好去处。发小春祥家住在浜底头,他家门口长有一棵很大的苦楝树,团团如盖的苦楝树遮住了夏日的骄阳,那时我们吃过中饭就会很自然地到那棵苦楝树下乘凉、下棋,有时还会爬上树干摘苦楝树籽,一手拿着弹弓,一手捏着苦楝树籽,行走在浜底浜口的树下,寻找机会打麻雀。

渐渐地,苦楝树籽穿上了金黄色的外衣,慢慢地开始成熟了。因其形状如同小铃铛,因此其又被称作“金铃子”。到了冬天,苦楝树籽原本极苦的味道变得淡了许多。这些金黄色的果子就成了一些鸟类的美食。清晨鸟儿会在枝头叽叽喳喳地“采摘”苦楝树籽。它们把苦楝树籽吃到肚子里,再排泄出来,于是就散播到了各处,慢慢地又多了些苦楝树的身影。这些鸟儿中要数白头翁最喜欢吃苦楝树籽了。

当年,我们家房子边上也种着好多苦楝树,那些苦楝树有的是在木槿树从旁悄悄长出来的,等它稍大后,再砍掉旁边的木槿树,苦楝树就会快速地生长了;有的苦楝树是我们兄弟几个从红旗塘桑树地里寻来移栽的。春天的时候,我们会到红旗塘上的桑树地里去寻找那些一米多高的枝干笔直、没有伤痕和虫疤的苦楝树苗,找到以后,小心地挖出来,再拿到房子边的空地土种下去。那时种栽苦楝树,当然不是为了赏花,而是为了得到苦楝树的木材。因为那时物资相对匮乏,造房子、打家具的木料都是计划分配的,且不一定有,而苦楝树生命力强,对环境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易栽易活,且长得快,尽管它的木质不坚硬,但木板的纹理还算好看,在那时便成为农家打制家具的首选木料。自家种,自家砍,好像没有什么不妥。就这样,那时整个浜里人家的房前屋后总有几棵苦楝树。记得我大哥二哥结婚时的一些家具如五斗橱、写字台等,就是用自家种的苦楝树加工成板材后,再请木匠师傅打制的,当时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有一段时间,公社供销社的废品收购站曾大量收购过苦楝树籽,说苦楝树籽可以酿烧酒,是真真假不得而知,但苦楝树籽可以做肥皂的原料是真的。所以,那冬天里金黄色的苦楝树籽又成了我们换取零花钱的宝贝了。记得那几年到了冬天,整个浜里总是会看到大人小孩手拿竹竿敲打苦楝树籽的情景。敲打苦楝树籽的竹竿顶部有的绑上一把小镰刀,有的绑上一块小木板,或在苦楝树底下,或爬到苦楝树身上,使劲地敲打苦楝树籽,“噼里啪啦”地敲,“噼里啪啦”地掉,树底下就会不时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

我们家兄弟三人,人多力量大。兄弟三人配合默契,大哥、二哥负责用竹竿打苦楝树籽,我负责在树下捡苦楝树籽,再把它装进篮子里。而后把篮子里的苦楝树籽带回家放进麻袋(当时家里没有布袋,只有麻袋),等到攒满了一麻袋,就会卖到公社供销社的收购站了。供销社的收购站在镇上,而我们所在的浜又在公社的最远处,我们兄弟三人抬着一麻袋苦楝树籽,走上几里路,把苦楝树籽卖给收购站,换取为数不多的零

钱。苦楝树籽的收购价已经忘记了,反正很廉价的。记得当年供销社的收购站在镇上楠木桥的东桥堍,四五间小瓦平房,门面朝西开的。兄弟三人与别人家的孩子一样抬着麻袋,走到收购站卖苦楝树籽,并不觉得难为情。要是换在现在,肯定会觉得尴尬。

后来长大了,我读到一首古诗这样赞苦楝花:“苦楝花开春事了,阴阴庭院日初长。风回细细香来处,时有黄蜂采蜜忙。”觉得苦楝树还是很有意思的。

如今,我站在用厚玻璃做成的防护挡板边,看着市河对岸的那棵团团如盖、花儿盛开的苦楝树,回想着小时候与苦楝树的种种过往,脑海中又泛起了去年冬至时节站在老家原生产队仓库地基旁几棵苦楝树边的情景。

记得那天回浜里路过那里时,看见了几棵苦楝树还没有随着农户集聚、农房拆迁、宅基地复垦而消逝,仍然坚强地长在那里。这几棵苦楝树已经不紧不慢地开始朝沉睡姿态迈进了,跟一旁的几丛木槿及其他杂树彼此相依。苦楝树树干老虬斑驳,如铜似铁,铮铮地直指湛蓝的天空,如同卫士,坚守着它的岗位,履行着它的职责,守护着全浜的人家。树枝上那一串一串的苦楝树籽经冬不凋,在冬日的暖阳下,微微泛着金光。我站在树下,仰望着满树的苦楝树籽,就像小时候在苦楝树下望着大哥、二哥敲打苦楝树籽一样。

“咦!这不是三叔吗?”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打断了我的遐想。回头一看,原来是我二嫂的弟弟已经站在了我的旁边。我二嫂的弟弟,随我侄子的叫法,也客气地叫我“三叔”,我知道他家是为数不多还坚守在浜里的人家。“哦,他舅舅啊。”我反应过来,也客气地回应道。

他知道了我回浜里的缘由后,就从为何还留在浜里而没有随众人一起集聚到镇上讲起,随后讲到了眼前的几棵苦楝树。从他的话语我知道了眼前几棵苦楝树得以保留在原地的原因。这几棵苦楝树不是人为种植的,而是自然长出来的,应该说是属于大家的树。再说这几棵苦楝树也见证了浜里这么多年来世事变迁,又是生长在河岸边不得事,且到了春末夏初还可以看看盛开的苦楝树花,所以大家也舍不得砍掉,就这样,得以保留……

世事沧桑,岁月轮回;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时间,如同细沙穿过指尖,无声无息,却在不经意间汇聚成浩瀚的过往。时间的脚步轻盈而坚定,在花开花落间翩跹而舞。我虽已离开农村四十多个年头了,然而浜里那些曾经的苦楝树却永远成了我心中的记忆,苦楝树里曾承载过的欢乐与酸甜早已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中。而今每当我看见苦楝树,心中便会涌起一股暖暖的情愫,脑海中会浮现出一幅幅小时候老家浜里与苦楝树有关的图景来。

立夏

■梁铮

酿的酒里,只剩下青梅
春天,送走了雨水

欢乐,需要制造
如两条鱼,扑腾的声响

鸟鸣在燃烧,古老的莲子
转过脸,修改了寂静

一叶宋朝的舟,轻摇头
而我,房间自由,落笔成诗

如此立夏

■阿斌

立夏前后,桃花、樱花等春花早已凋谢,香樟树在热热闹闹地褪尽“香樟红”后,悄无声息地长满了香樟花。风过处,嫩绿的香樟叶连着香樟花一起像浪一般荡漾,更像在风中跳着有弹性的舞蹈。这时,我嗅到了空气中弥漫的淡淡的樟花香,我就喜欢在这样淡淡的樟花香里踩着一路的香樟花,与三五成群的鸟儿一起钻进那片有着花香的绿丛中。香樟花没有春花娇艳,更没有春花夺目,藏在繁叶间,静若处子般散发着淡淡的清香。那淡淡的清香,需静下心来,放慢脚步,摒弃杂事,不知不觉被那清香裹起来,此时我会来上几次深呼吸,让那清香荡涤了肺腑。此时的眼是快乐的,心和肺都会一起很快乐,我会像那些三五成群的鸟儿一样快乐。

旁边的柳树也绿得很有模样,与香樟树不一样的,绿成一条条,“万条垂下绿丝绦”,却没有香樟树的清香,因此,柳树最多只能算香樟树的配角。而柳树却无所谓是主角还是配角,只是让本来已堆砌成绿的暮春更绿,绿得更像夏天的模样。

一旁的玉兰也是,此时的玉兰早已谢尽,只剩满树的叶,圆润又带了些晶莹,很精神地配合着香樟树。还有那海棠树、梅树、李树、桃树,还有那杉树、银杏树和梧桐树,都齐刷刷地绿成一片片、一丛丛……所有这些绿远没有香樟树繁茂,此刻却与香樟树一起绿成一片盎然,我一下子会想到“重峦叠嶂”,对,像极了一座座连绵不断的绿色山脉!

此时的我干脆不去细分春季或夏季,或者说无所谓到底是繁花盛开的春还是烈日炎炎的夏,只需那一片茂盛的绿,一如“花若盛开,蝴蝶自来”,我道“绿若盎然,蝴蝶亦来”。

就那片绿,会让我一遍遍地走进。要是再来一场雨,那是最好的了,即便是一场小雨,也会让那绿更绿、更亮、更新,也更充满生机,还带了些被湿润了的樟花香,这是我最喜欢的。

而此时,地上的草也开始疯长,叫得上名的,叫不上名的,不管是杂草,还是人工种植的,都像被注射了激素一样拼了命地长,长出来的全是绿色。这样的“抬眼为绿,俯首亦绿”,不由得让人欢喜,不由得让人雀跃。我盼望着养护工人来锄草,因为锄草后的土地会散发草的清香,草的清香混合了香樟花的清香,一起洗濯我混沌的眼,洗濯我的心扉。

如此立夏,真好!

一双手,透过好嫩好嫩的指缝
捧着清冽泉水
或者过往时光
写下的满脸都是微笑

生活的每个瞬间都有记录价值
美丽和幸福
总会如阳光一样明媚灿烂
也会和春天的空气一样温暖

记录幸福

远远看去,你的背影越来越佝偻

母亲的背影
如一簇五彩斑斓的庄稼
在田间地头葡萄着
在寻找她的马兰头,或者是
嫩嫩的野菜

下车的时候正好阳光明媚
满眼春天的田野
一畦挨着一畦的豆花灿烂

你的背影,越来越佝偻

■陆勤方

诗两首

竹箱缘 慈母情

■管玲缙

见,趁我们遭批斗之际,说是割了她家种的青菜而纠缠不清,母亲为息事宁人,从伙食费中挤出8元赔偿给她,而后三人吃了一个月的豆腐汤。

未尽的遗憾

1975年11月25日,母亲突发脑出血不幸离世。那天,我小儿子刚从知青点回来取衣服,看到外婆睡在床上,用手捶头,已不能言语,他急忙赶到文化馆,向隔壁印刷厂借三轮车,赶回家中时,外婆已大小便失禁。我含泪给母亲洗净身体,换好衣服,急忙送往医院。然而,母亲脑出血过多,瞳孔放大,已无法抢救。儿子常说:“外婆走得过早,要是当时我已是医生,我一定要抢救她。外婆高血压病期长,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

回忆起母亲为我们辛勤操劳的情景,我深感悲痛。她走得突然,未留只言片语,唯余竹箱与几件旧衣。更令人唏嘘的是,母亲去世那天,家中两只产蛋母鸡竟也莫名倒毙,似在为她送行。

竹箱之魂

1976年,竹箱被送至嘉善县博物馆保存。经鉴定,此为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杭州惟善堂置办的书箱,对研究清末浙东社会风貌有重要价值。母亲的竹箱竟成了历史文物,这或许是她对这个世界最后的馈赠。

如今,母亲已离开五十载,竹箱仍静静地躺在博物馆里。每至清明,我跪于墓前,总想起她操劳的身影。若真有机会,我愿再为她的女儿,补上这一世未尽完的孝道。

我的母亲沈月娥,一位只上过小学四年级的女工,却用一生诠释了何为“坚韧如竹”。她出生于海宁盐官钱塘江畔的三里桥村,高个,大眼,是村里出挑的姑娘。然而命运待她苛刻,幼时因不愿缠足,常被我的外婆责骂,嫁人后遭夫家欺凌,携子逃往杭州纱厂做工;长子夭折、丈夫抛弃,她独自拉扯我与妹妹长大,非常不容易。

竹箱之缘

1956年,我调至嘉兴市文化馆工作,母亲退休后即来照料我的两个孩子。她日日操劳,却从不言苦。1961年,我调回嘉善县文化馆,由于居住地面积极狭小,夏天时棉被、棉衣等无处安放。某日,母亲独自乘火车赴杭州,用月退休金12.5元中的5元,从旧货店淘回一只大竹箱。竹箱长60cm、宽44cm、高57cm,以竹丝编织席纹,粗厚竹片为架,铁环衔接箱盖与箱体,两侧有拎手,正面锁扣处刻着“光绪乙未年,惟善堂置,杭城紫峰氏”——这是她一生中奢侈的“大件”。

苦难中的温情

母亲总说:“日子再苦,也要活得体面。”她用刨花水梳头,穿“英丹士林布”大襟衣参加工会茶室活动;夏天撑着黑布伞、摇着蒲扇接外孙,而夜里在灯下补衣。然而,1966年“文革”爆发,我们夫妇俩在“五七干校”遭遭反派批斗,全家每月仅靠24元生活费用度日。为了维持生计,母亲与两个外孙养鸡生蛋,还养了两只小兔子,孩子在附近草地上割草给兔子吃,却让一悍妇看

■本版照片由江峥提供